

# 專題研究

## 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

智 銘

(續上期)

崔法珍約在其被金朝賜紫衣及「宏教大師」尊號時，亦即大定二十三年左右，將大藏經板本遷移到弘法寺，在大定二十九年（西一一八九）時，就在弘法寺繼續印經活動，直到元朝至元二十二年（西一二八五），每藏共為七千一百八十二卷經典。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本是遼東丹王的後裔，博極羣書；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之學，金朝末年，為開州同知，元太祖平定金朝，定都燕京，召見之後，就令他處於左右。元太宗時，令為中書令，甚見寵任，軍國庶政，皆先諮而後行。

元代開國典制，多出其手。太宗八年丙申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其間即有「補大藏經板疏」云：「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太宗因兵劫毀經，乃發心雕補大藏經板。耶律楚材就計劃補雕金藏，以作為元朝首都欽定大藏經補續。

此版大藏經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與江南宋、元版不同而更具異彩，開元寺慶吉祥等，奉世祖之命，撰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此錄是經與西藏大藏經相互對照其經本之有無而撰成的，這就是其特色之一。在山西趙城廣勝寺所發現的金刻大藏金中的古逸章疏、史傳、經錄等，在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影印「宋藏遺珍」一百二十冊、十二函公開流通以後，這被塵封無聞的大藏經，才為中外佛教、學術界所知重。

### 四、福州東禪等覺院版大藏經

福州閩縣易俗里白馬山，有東禪等覺院，在北宋末年，徽宗皇帝時代，即開雕大藏經板。

福州東禪等覺院大藏經板，為每行十七字，每面三十行至三十六行，每六行一折，每面成五折或六折的折帖方式。在卷首以三至四行刻藏經題記，其題記內容，因年代而不同；最早的年代，是元豐三年（西一〇八〇），但大般若經六百卷，卷首沒有題記，在卷末則刻有都勸首住持慧空大師冲真與請主參知政事元絳等人的名號。

請主元絳事畧，宋史列傳中有其傳記，曾於神宗熙寧八年（西一〇七五）十二月至元豐二年（西一〇七九）五月，任參知政事。退職後的第二年元豐三年，以七十六歲高齡逝世。他當大藏經出版之請主，應在熙寧至元豐年間，時仍任參知政事。因在大般若經天字函刊記內，有「捨錢開此函，用延台算。」等字樣，由此可以推知出來。

東京開封府太平興國寺傳法院之勅版大藏經印經院，是在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由神宗詔令廢止。其房屋撥作財務司三司使之官舍。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記有一段逸事：當時的元絳由開封府尹榮膺為三司使，就住在原印經院的房舍內。後來，元絳又獲新黨王安石及神宗皇帝之信任，由三司使而榮遷參知政事，元絳何以會充當福州版大藏經之請主，語焉不詳，可能由於王

安石變法，廢止印經院，不免有毀法業行，元絳因王安石之知遇，可能是感於當時政局不定而發此大願，有祈求佛力加被的意思。自從東京太平興國寺印經院移轉到顯聖寺聖壽禪院後，民間雕造大藏經，應是此藏開其端。

元絳因年老退職接着去世，對福州東禪等覺院出版大藏經事業，發生很大的影響。此時，住持冲眞，爲使這一事業能繼續進行，不得不另行禮請知福州軍州事劉瑾以及知名之士許懋、柯述、王祖道等接任爲都勸首，以一萬家爲目標結緣，募化善財，充當雕板經費，其募緣頌在題記內可以看到。

元豐三年以後，在經論卷首題記中，必定記有「祝延今上皇帝萬壽無疆，國泰民安，闔郡官僚，祿位同資，法輪常轉。」等字句，原擬雕造五百餘函經板之計劃，至元豐八年以後，又進入另一里程，先後經過歷代住持慧榮、冲眞、智華、智賢、道芳。普明等的努力，至崇寧二年（西一一〇三）時。開元錄四百八十函已雕造完竣，乃建立藏院一所，藏院有宋書法家米元章寫的「大藏」匾額，大藏經板木，就安置在這藏院內。

徽宗崇寧初年，由於福州出身的禮部員外陳暘的奔走，東禪等覺院獲得徽宗皇帝賜頒「崇寧」匾額，該院因之就成爲徽宗皇帝的聖節道場了。除此之外，並於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將新雕大藏經，勅賜爲「崇寧萬壽大藏」，允許將此版大藏經賜與天下各州崇寧寺。在摺本大般若經之卷首，添附「勅賜福州東禪等覺院崇寧萬壽大藏」的勅牒，以表示這部大藏經的榮譽和權威。

大觀七年（西一一〇七）時，除開元錄五百函經典雕造完畢外，並雕造了宋朝新譯出經典二十函。繼之，貞元錄所收經典以及宋朝續新譯經典二十八函，亦雕造完畢。至政和二年（西一一一一）住持廣慧大師達杲之時，已完成崇寧萬壽大藏經板木一副，共五百六十四函。一千四百三十餘部，五千七百餘卷。由宋熙寧到元豐年間，先後三十多年的歲月，於北宋的末年，完成了這版大藏經的雕造工作。

到南宋時，因徽宗被金兵擄去，下落不明，此院乃由徽宗皇帝的聖節道場一變而爲國忌道場。因之，東禪等覺院乃改名爲東

禪報恩光孝禪寺。紹興十八年（西一一四八），又由皇叔士衍重修補雕大藏經板，在乾道、淳熙年間，追雕了大慧語錄、楞嚴義海、天台三大部等十六函。印經活動自南宋至元朝至治、泰定之世，爲時達二百多年之久。

## 五、福州開元寺版大藏經

福建閩縣城東芝山開元寺住持本明禪師，在政和二年（西一一一一）二月，計劃出版「昆盧大藏經」印板一副共五百餘函。這是在白馬山東禪等覺院獲得徽宗皇帝御賜匾額及「崇寧萬壽大藏」勅牒的同一年。爲什麼在同一個縣的兩座寺院同時雕造如此龐大的兩部大藏經呢？其真正理由，至今不明。照佛教史學者的勉強說法；認爲開元寺是唐玄宗皇帝的聖節道場，東禪等覺院此次獲頒匾額成爲宋徽宗皇帝的聖節道場。又，爲崇寧萬壽大藏而奔走的東禪等覺院住持普明禪師，是臨濟濟南嶽懷讓禪師第十五世弟子，而計劃另雕大藏經的開元寺住持本明禪師，則是曹洞宗青原行思禪師的第十四世弟子。可能是處於寺院之傳統及宗派之對抗意識，對六千帖以上大藏經出版之龐大事業，竟發下如此偉大的宏願，其熱忱實足感人。

開元寺開雕大藏經，是由福州知名之士蔡俊臣、陳靖、葛龜年、張周、林昭、陳芳、卓元德、吳鳳、趙天與等二十五人爲都會首，開元寺歷代住持本明、淨慧大師法超、宗鑑大師元忠等爲證會。由勸緣沙門多人在福州地方勸募善資。在開元寺設立經局，雕經管勾沙門負責雕板實務工作，對校沙門對校經板，刻工多名從事刻板。

北宋滅亡後，宋室南渡，時日推移，原有都會首人事變遷，都會首和證會等名稱乃除，所有雕板的一切事務，由該寺住持一人負其總責，到慧海大師惟冲任住持時，已出版至論部。慧通大師了一任住持時，刊行尙未完成之四十餘函。

其間，由於靖康之變，徽宗、欽宗被擄去北滿地方，高宗以臨安爲首都而開南宋。此時，原在洛陽的啓運宮移來福州開元寺。開封武翼郎同邦憲一族，曾施善資開雕大藏。在題記中註有：

「早迎二聖，齊享萬年。」字句，其用意是表示流落南方的士大夫，對被擄的徽、欽二帝表示思慕懷念之意。接着又有啓運宮幹弁武師悅、不動居士馮楫、宰相李綱遺族、福建安撫司李宗之等的施資，全藏乃於紹興二十一年（西一一五一）正月完成，後來於隆興二年（西一一六四）時，住持祖解大師慧明，將契嵩之傳法正宗記與補教編以及淳熙三年（西一一七六）時，將天台三大部，均予雕板刊行，以作爲續藏。

此開元寺毘盧大藏經的版式，爲每行十七字，每面三十行，其卷首的題記或首尾題號下的千字文，以及其折帖、裝幀等，全與東禪等覺院的崇寧萬壽大藏經版式相同。只是版面較小，亦欠缺字函音釋。此版藏經於南宋咸淳四年（西一二六八），住持文迪曾予補刻板本，其印刷活動迄元朝大德年間。

## 六、思溪圓覺禪院版大藏經

思溪圓覺禪院，是位於宋朝兩浙道湖州歸安縣松亭鄉思溪邨。北宋之末，密州觀察使王永從和其弟崇信軍承使王永錫，爲王氏菩提所功德墳院而創建者。圓覺禪院會請賜匾額，禮請東京開封府慧林禪院慈受禪師懷深爲開山第一任住持，時爲靖康之變，北宋亡了以後之建炎年中（西一一二七——一三〇）。此禪院並建有十一層佛舍利塔和大藏經印經坊。

在靖康元年（西一一二六）二月，王氏族中之王冲元，書寫「解脫道論」，以作爲開雕大藏經之開端。其年七月，王永從親自書寫「菩提行經」第一卷，思溪版大藏經的開雕事業，就在王氏一族獨資經營下，順利進行。

思溪藏的特式，在經論首末均無題記和刊記，僅在全藏中的一二處，有二頁大小之紹興二年（西一一三二）四月之刻藏題記附註其中，因此版大藏未向外募資，故卷首末之題記刊記均予省略。又一特色是在各帖的末尾，均有字音釋註記，與東禪等覺院版於每字函添附字音釋一帖的方式，有着大大的不同。

在紹興二年的題記內，記述着：「王永從與妻嚴氏、弟王永錫與妻顧氏、姪王冲允與妻卜氏、王冲彥與妻陳氏、男王冲元與

妻莫氏、王冲和與妻呂氏等眷族，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爲利樂法界一切有情，發誠心喜捨家財，開鑿大藏經板五百五十函，永遠印造流通。」等字句。

此一事業之勸緣者，爲平江府大慈院住持淨梵與圓覺禪院住持懷深。印經坊之職制；由李政、李敏爲雕經作頭，領導刻工雜役從事雕板工作。他們又由幹雕經沙門法祖管理。經板雕好以後，由印經作頭密榮領導印刷工、使役印刷。雕、印兩部人員，又都歸掌經沙門法己指揮調度。底本校對由對經沙門仲謙、行堅、靜仁、慧覺大師道融、賜紫修敏大師等負責，此等人之上，由都對證之湖州覺悟教院住持傳天台教之眞悟大師宗鑑負總責。此版大藏經雕竣之年代不明，應距紹興二年不久之時。

思溪圓覺禪院印經活動，經過百年，到了南宋中期就停滯了。這時，因王氏一族已經沒落，功德墳院亦經荒廢，孝宗淳祐年間（西一二四〇——一二五二），宋室宗族安撫大資相趙與籌爲大檀越，計劃復興一切。佛殿、法堂、方丈等禪刹，已整顯出往日規模，印經坊大藏經板木，也予補刻。印刷事業又復興起來。此時，亦將圓覺禪院昇格爲法寶資福禪寺。

思溪圓覺禪院版大藏經，原有「思溪圓覺禪院新雕大藏經律論目錄」二卷。後來，禪院昇格爲法寶資福寺並補刻大藏經板以後，也編了「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因此，有人懷疑同一院寺是否會有新雕兩版大藏經。其實不然。法寶資福禪寺時代只是追雕補刻而已，雖然也編有目錄，並非表示其會另雕新版大藏經。法寶資福禪寺刊行之大藏經，從「天」字函之大般若經至第五百四十八「合」字函之南本涅槃經，均爲前思溪圓覺禪院之版本。只是另自「濟」字函之宗鏡錄至「最」字函之大藏經目錄爲止，共二十四部四百五十卷之五十函，爲後思溪法寶資福禪寺所追雕補刻者而已。

思溪藏前後版的版式，與福州二版同樣爲每行十七字，每面三十行之折帖本，其裝幀法亦同。只是福州本是以紺紙爲表紙，表題與千字文是金字。而思溪藏則以黃泯爲表紙，表題與千字文是墨書。其差別僅止於此而已。

（未完待續）